

漫漫何其多

— 著 —

# AWM

## — 绝地求生 —

下册

# AWMM

— 绝地求生 下册 —

◎漫漫何其多 /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AWM绝地求生. 下册 / 漫漫何其多著. --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9. 5

ISBN 978-7-5699-2960-7

I. ①A… II. ①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2850号

## AWM绝地求生. 下册

AWM Juedi Qiusheng. XiaCe

作 者 | 漫漫何其多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紫 总

责任编辑 | 石乃月 王雨沉

封面绘制 | 卡 弗

装帧设计 | 何嘉莹 蓝 瀚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100011 电话: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-6959032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8 字 数 | 229千字

版 次 |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|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960-7

定 价 | 3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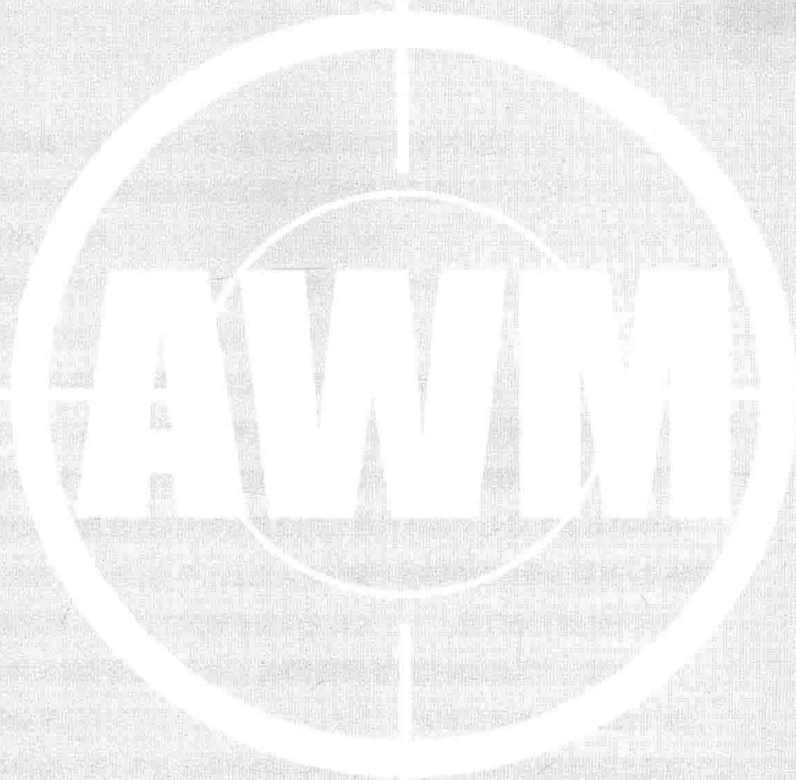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# 目录

## C O N T E N T S

●	第一章	/1
●	第二章	/21
●	第三章	/37
●	第四章	/55
●	第五章	/77
●	第六章	/97
●	第七章	/111
●	第八章	/131
●	第九章	/147
●	第十章	/169
●	第十一章	/187
●	第十二章	/203
●	第十三章	/219
●	番外	/239



## 第一章



在“Drunk退役”这个话题之后，“Drunk文身”再次席卷了各大话题榜，不到半小时，祁醉和于炀的事霸屏了各个社交平台的电竞板块。

不单如此，祁醉发过微博后，上了自己的直播大号，进了于炀的直播间。

祁醉的直播大号是平台特供给他的至尊会员号，进任何直播间自带全屏通告特效，祁醉一进直播间就被刷屏了。

祁醉开始给予炀打赏。

一千块钱一个的礼物，祁醉不要钱似的，一个一个往下砸。

整个直播平台被疯狂刷屏。

之前的黑粉弹幕被清扫得一干二净。

于炀的大脑从祁醉发微博就当机了，他正直播着，摄像头还开着，他不敢动不敢说话，生怕祁醉走过来直播一下他的文身。他知道祁醉女粉有多少，怕影响到他的人气。于炀从不想多事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刚才还一脸淡然的祁醉，怎么突然就发微博了。

祁醉砸到第三十二个礼物的时候，于炀撑不住抬头道：“别……别送了。”

“怎么不能送？”祁醉不断点送礼物的键，微笑，“你是不是应该说话啊，比如感谢Drunk哥哥打赏什么的？”

于炀着急地说：“谢……不是，你别送了……”

祁醉停了一下，道：“那你开麦克风。”

于炀一怔，下意识觉得祁醉是在给他下套，犹犹豫豫。

祁醉一笑，又砸了十个下去。

于炀手速飞快，立马打开了麦克风。

祁醉满足了，继续砸。

于炀急道：“我都开了，你别砸了……”

祁醉懒懒一笑：“我不砸，他们知道我这么宠你吗？”

祁醉的话清晰地收进于扬的麦中，传进了直播间。

弹幕瞬间爆炸。

于扬迅速关了麦克风，又关了摄像头，但摄像头黑屏前一秒，大家清晰地看见于扬的口型是：我知道不就行了吗？

“你知道……”祁醉笑了，“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”

祁醉直砸了九十九个才停手。

祁醉抬眸看着于扬说：“我的心思，你可不早就知道了？”

于扬心里胀胀的，眼睛有点红了。

“别的都无所谓，我早让这些人喷习惯了，生不起气来，但是……”祁醉放开鼠标，淡淡道，“他们不能侮辱你的文身。”

“你的文身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”

于扬咬牙。

文身的前一天，于扬无意听到祁醉将要退役，并要把队长位置让给自己的消息。

于扬从来没想过要当队长，也没想过祁醉会退役。

于扬身处这个尴尬的位置上，甚至都不能当面问问祁醉，怎么我刚来，你就走了。

祁醉垂眸，一笑：“说到底，还是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对不起……”于扬垂眸，“打了釜山的比赛，我已经知足了。”

“战队……我也会学着好好带。”

“反正……”

于扬拿起手机来，看着@了自己无数次的那条微博，有点难为情，“反正……已经澄清了，其他人也都知道了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呢？”祁醉试探地靠近两步，握住了于扬的手，仔细观察着他的脸色，“你为什么不让人靠近……能告诉我了吗？”

于扬指尖有点凉，他张了张口，没说出来。

祁醉温柔一笑：“别紧张，我就是随便一问。”



“试试接受别人的善意？”祁醉握住于炀的手臂，把人往自己身边带了带，他揣摩着于炀的过去，低声暗示他，“我不凶，也不会欺负你，不会让你不舒服……”

于炀呼吸开始急促。

“我们循序渐进。”祁醉放开于炀的手，后退一步，笑笑，“有进步。”

于炀控制着呼吸，尽力调整情绪，有点恍惚道：“循序渐进？”

“嗯，今天是手臂，明天可能就是肩膀？”祁醉坐在自己桌上，拧开矿泉水瓶灌了半瓶凉水，绅士地询问，“可以接受这种练习吗？”

于炀抿了抿嘴唇，轻轻点头。

祁醉心中大石落地。

祁醉正要再说什么，贺小旭上来了。

于炀狼狈地躲回自己计算机后。

贺小旭一边吸静心口服液一边飙泪：“祁醉你这个……”

祁醉头大，忙不迭地躲了，愤怒的贺小旭跟了出去。

祁醉去找理疗师做按摩了，把贺小旭关在了门外。于炀则把自己关在训练室，手上凭着肌肉记忆练枪，脑子里都是祁醉刚才说的“练习”。

于炀微微有点兴奋，他发现在刚才祁醉握住他手臂的时候，自己并没有太痛苦。

所以说……脱敏是真的可行的。

没有人比于炀更渴望变成正常人了。

于炀甚至不自觉地打开了excel，想做个计划表。

于炀写完表格，犹豫着要不要发给祁醉。

于炀一边在自订服练枪一边想这事，纠结到了天亮，也没好意思把文件传给祁醉。

天蒙蒙亮时，于炀把表格删除了，准备去睡觉。

断网前，于炀打开论坛扫了几眼……都在讨论他和祁醉的事。

祁醉身上的文身成功击溃了虐待控制传闻，论坛已经被粉丝们占领，于炀放下心，关机睡觉去了。



同一时刻，一北方三线小城的老住宅区里，早起的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一个男人裹着一件半新夹克衫，脚步虚浮地下楼，他溜达到隔壁街区的库房，接别人的班，替工厂看守仓库。

同他一起轮班的是个少年，和男人住同一栋家属楼，街坊邻里的，都熟悉。

少年玩了一晚上游戏，眼珠通红，见人来了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招呼。

男人应着，进门坐在椅子上，他骨架很大，压得椅子吱呀响。

男人探头看看少年的笔记型计算机屏幕，顺口问：“你玩什么呢？”

“PUBG，唉，说了你也不懂。”

刚刚六点钟，早餐摊还没摆呢，少年想着买了早饭再回家，又想着蹭库房这边的网下载几部电影，也不着急走，退出游戏界面，逛论坛刷帖子。

男人没什么娱乐可做，跟少年又聊不到一起，嫌他在这碍事，烦躁道：“玩这个有什么用？”

“说了，你能懂？”少年笑笑，“玩得好的，一年能赚好多钱，知道吗？”

男人嗤之以鼻：“玩好了能怎么样？去网吧看机子？”

少年跟他聊不到一起去，懒得理会，又想起自己父母聊天时说的闲话，笑笑：“您以前那便宜儿子是网吧看机子的，您就觉得所有人都是看机子的？玩得好的……来，看这个人！”

少年随意点开一个帖子，指着上面一人道：“就他！刚退役这个，他们俱乐部给他一年开三千万的签约费，这光是签约费，别的……哼哼。”

男人依旧不信，执拗又粗鲁：“他干吗了就给他三千万？露着个肚子，给富婆当小白脸了？”

少年大笑起来：“小白脸？您告诉我谁养得起他？再说他也没传过什么绯闻……”

男人浑浊一笑：“没男人不喜欢女的。”

“算了……跟您说不着，我买套煎饼果子去，别动我机子啊！”早餐摊推出来了，少年拿起钱包就出去了。

男人远远看着笔记型计算机屏幕上的人，难得地有点好奇，他没把少年的嘱咐放在心上，走了过来，想看看这人到底有多厉害，一年能赚这么多钱。

可惜，这个帖子并不是讨论薪金的，论坛里的人说的每个字男人都能看懂，但合在一起变成句子，他就完全懵了。

男人拉扯着鼠标，兴致寥寥，左看右看，也没觉得这个小白脸哪儿值三千万。

少年买了早餐回来了，见男人在碰他的计算机，火了：“唉！唉！吗呢？说了别动啊！”

男人脾气也上来了：“你个小崽子嚷嚷我？！碰一下怎么了？！”

男人脸庞浮肿，印堂发黑，一上火气脸颊迅速紫胀起来，看上去有点吓人，少年记着妈妈嘱咐的别招惹这人，忍了忍，没再多言，扯过自己书包来收拾东西。

男人呸了下，骂了一串不堪入耳的脏话，转身去接水了。

少年十分瞧不上这个没什么本事的老光棍，无声地咒骂了几句，他想要走，无奈电影还差一点儿就下载完了，只得忍耐着。

少年看看下载进度条，坐下来，继续刷帖子。

男人想轰他，抬眼看过来，愣了。

“这是谁？！”

少年烦得要死：“您今天是没完了？这是谁，这是谁你认识啊？”

男人几步冲过来，指着屏幕里一人道：“这……这小崽子怎么在你这？”

少年嫌恶得要死：“说了你听不懂，还小崽子？这是炆神！是HOG现在的一队队长！瞎叫什么。”

“人家比我还小一岁，刚从韩国打比赛回来，赚的奖金够在咱们这付个首付了。”少年不屑地看看男人，“少见多怪。”

男人喃喃：“比你小一岁……九九年的……没错了……”

“听不懂你说什么。”

少年的电影下载完了。他迅速关机，背着书包跑了。

男人独自倚在库房的办公桌上，许久突然咧嘴一笑。

HOG基地三楼于杨的房间里，于杨睡在床上，额间沁汗，淡黄色刘海被打湿了，黏在鬓角。

于杨眉头拧起，呼吸粗重。

他已经很久没做噩梦了。

特别是这几个月，于杨几乎每天都是沾床就睡。他身体太累，精神却很放松，不容易焦虑，睡眠质量比过往十几年都要好。

也许是这几天文身事件的压力太大，于杨少有地做噩梦了。

于杨梦到了自己十二岁的时候。

拥挤的房间，昏暗的楼道，面目模糊的继父的脸庞……

小于杨好像又被打了。

他被打晕了过去，醒来时浑身都在疼，满脸都是血。

为什么挨打……不清楚了。

于杨每次挨打都不知道原因。

电视声音大了，可能会挨打。

电视声音小了，也可能会挨打。

书本没收拾得整齐，可能会挨打。

书本收拾得太整齐，也可能会挨打。

地上有一片碎纸屑，洗手台上有一片水渍，挂在阳台上忘记及时收起来的衣服……

这些都可能是他挨打的原因。

继父揍他的原因千奇百怪，往往是突然暴起，上一秒还在说着闲话，下一秒就一个巴掌扇过来了。

久而久之，小于杨习惯了和人保持距离，就算是在学校里，最温柔的女老师讲课时离他近了，小于杨也浑身别扭。

潜意识里，和蔼漂亮的女老师可能下一秒就会把书砸到他头上。

于杨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半天想起来，梦里挨打，好像是因为他咬了那个人渣一口。



咬出血来了。

于炆从来没老老实实在地挨过打。

虽然他每次都被揍得更惨，但任凭别人怎么劝他，他也不会向那个人渣服软求饶。

现在打不过他，长大了就行了。

于炆就不信，他和妈妈会被这个人渣折磨一辈子。

于炆从来就没觉得自己真的会烂在这摊泥里。

小于炆被打得有点头晕，一直犯恶心，不自觉又晕过去了。

梦里的小于炆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床上。

他妈妈红着眼睛，拧了湿毛巾擦他脸上的血。

于炆睁开眼，无力地问：“你刚才为什么不跑？”

妈妈哽咽着摇头。

刚才挨打，是因为放学后，于炆听见卧室里有动静。

那个人渣在打他妈妈。

于炆丢了书包就扑了过去，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腕。

后面的事……就记不太清了。

小于炆躲开毛巾，又一次提议：“咱们走吧，我想点办法，大不了不上学了，总归能活命……他根本没给你花什么钱，还得你伺候他……没他的话……”

妈妈还是流泪摇头，再一次的。

小于炆疲惫地闭上眼，不懂，他妈妈怎么就只会哭。

她从来不反抗，于炆被打的时候，也不拦，只会恐惧地低声劝阻。

小于炆心里其实是有点不解的。

为什么你不帮我呢？

为什么你不离婚呢？

但更大的怨气还是对自己。

你为什么才十二岁？

你为什么打不过他？

你为什么赚不来钱？

小于炆这会儿已经不太能接受和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了，他稍微缓过来点儿气后，推开了他妈妈，自己去冲了冲脸。

继父不知道又去哪儿了，估计跟朋友喝酒去了。

小于炆冲过脸，扶着墙往自己的小卧室蹭，路过客厅时，他眼睛亮了下。

客厅电视柜下面的一个抽屉，是开着的。

那是继父放零钱的地方，继父平时就是从那里拿了钱给他妈妈，让他妈妈去买菜、买酒。

也许是继父今天喝太多了，走的时候迷糊了，忘记把抽屉锁上了。

小于炆慢慢走了过去，从里面拿了一张纸币出来，出了门。

于炆家里没固定电话，社区里的电话亭也早锈死了，他跑到隔壁街道，找了家便利店，丢了一块钱过去，含混道：“打个电话。”

这年头出来借电话的人太少了，便利店老板上下打量了于炆两眼，没多问，把座机往前推了推。

小于炆手指微微发抖，快速拨了个号。

打完电话后，小于炆跑回了家。

回家的路上，小于炆心跳加速，脸上甚至带了笑意。

小于炆撕掉妈妈给他缠在胳膊上的绷带，狠了狠心，在自己伤口上使劲攥了一把，鲜血瞬间渗了出来。

于炆回到家，洗干净手，躺在了地上。

小于炆又晕了过去，但这次他很放心，这应该就是结束了。

以后怎么过他还不清楚，但无所谓了，他可以去网吧看机子，去不太讲究的饭馆帮帮工，他不信自己养不活妈妈。

只要活着就行，就比现在看着自己妈妈时不时地挨揍强。

他受够了。

小于炆是被吵醒的。

他眼眶已经肿起来了，看东西不太清楚，他依稀看见他妈妈在跟警察解释。

小于炆踉跄着站起来，他还没开口，就听见他妈妈低眉顺眼地跟警



察说：“小孩子……调皮，打群架……”

“没家暴，孩子不受他爸爸管教……”

“我们自己家里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，街坊邻里都知道的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整天打架……”

警察警惕地看着于炀母亲，转头看向小于炀，询问他细节。

小于炀看着自己妈妈，如坠冰窖。

于炀妈妈在警察身后，对他痛苦地摇头。

于炀闭上眼，第一次因为挨打流下眼泪。

于炀把牙咬出了血，低声道：“我瞎说的……”

警察心有疑虑，但这是最难处理的家务事，没法深究，教育了两人一通后就走了。

小于炀看着自己妈妈，问她为什么。

妈妈跪在地上，哭得不能自己：“我怀了……”

于炀把脸埋在枕头里，压抑得喘不上气来。

于炀眼睑动了动，醒了。

他看看左右，长呼了一口气，放松下来。

床垫软硬适度，是祁醉让贺小旭给他新换的。

于炀的宿舍有三十多平方米，采光极好，带个小洗浴间，房间不大，但一人住着绰绰有余。

于炀很知足。

到底受了点影响，冲过凉后，于炀拿出手机来，查了查自己的银行账户。

这个月的钱也按时打过去了。

不多不少，整整五千。

奉养父母是人伦，这些年，于炀一直在给自己妈妈打钱。

赚得少的时候，给得自然少；但赚得多了，给得也不多。

以前最多是给两千，会涨到五千是因为于炀妈妈终于答应于炀，离婚了。

她带着个男孩，搬到了另一个城市。

这五千块钱是他们母子俩主要的生活来源，足以保障他们的温饱，但要租房，要负担小孩子的学费，零零总总要花费不少钱，绝说不上过得好。

其实按于杨的收入，一个月给自己妈妈打几万也负担得起，但他不愿意。

那次报警后，继父险些将他打死。

他妈妈同以往一样，只是缩在门口低声哭。

小于杨被男人揍得说话都不利索了，他断断续续道：“有本事打死我……我死了，你去坐牢，留我妈妈过消停日子……”

回应他的，是一记又一记更生猛的拳头。

小于杨总归是没被打死。

活过来以后，他跑了。

走之前，他又问了妈妈，要不要跟我走，我怎么也能让你活下去。

卑微了一辈子的女人绝望又无助地摇头，甚至想要劝于杨别走。

小于杨推开母亲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谢辰在给于杨做心理辅导时，尝试让于杨释怀，让他原谅自己母亲。

他暗示于杨，母亲并不是无动于衷，她是不想激怒丈夫，也是想保护自己肚子里的孩子。

于杨静静地看着谢辰，反问：“我就不是她的孩子了吗？”

谢辰哑口无言。

于杨无法接受别人的接触，长年累月的身体疼痛和心理情绪反复叠加，令他产生了严重的思维误区，让他将继父等同于了所有靠近他的人。

要让他释怀，必然要有个突破口，但这个突破口上，偏偏又夹杂了一个让于杨又爱又恨的母亲。

谢辰尝试数次，除了让于杨情绪变得更极端，毫无效果。

无法，只能劝于杨尝试脱敏治疗，至于他心里无法释怀的部分，谢辰爱莫能助。

于杨擦干净手臂上的水珠，拿起他放在床头的手表，戴好。

他手机振了下，于杨转头，眉头轻皱。

是个陌生号发的短信息。

于炀拿起手机……

于炀删了消息，如同往常一样，吃午饭，去训练室训练。

练习赛间隙，于炀又收到几条消息。

于炀冷冷地看着短信息，没再删除。

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“小队长。”卜那那丢给于炀一份节目脚本，笑笑说，“下周六，这几个战队的队长们要参加个节目，你提前看看。”

于炀有点恍惚，他接过卜那那递给他的几页纸，折好放在了一边。

于炀深呼吸了下，忽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已经是HOG的队长了。

卜那那感觉于炀状态有点不对，凑近了看看他的脸色，大声质问：“祁醉昨晚去你房间了？！”

于炀：“……”

刚做过理疗的祁醉上楼，听到这一声淡淡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卜那那嫌弃地看看祁醉，回到自己机位上了。

祁醉走到于炀桌前，坐在于炀桌上，笑笑：“怎么了？昨天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脸色这么不好。”

于炀今天脑子有点转不过来，好一会儿才明白祁醉在说什么，干笑：“没……没事……做噩梦了。”

“那怎么这个脸色？”祁醉飞快地挑了一下于炀的下巴，低声笑，“几岁了？还让噩梦吓着？”

于炀一怔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。

祁醉以为他是真的让噩梦吓着了，轻声叹了口气，试探地把手放在了于炀头上，轻轻地揉了一把：“摸摸毛，吓不着……”

躲在阴影里的卜那那跳出来破口大骂：“臭不要脸！在训练室里调戏我们队长！我们队长马上要出去参加节目，以后就独当一面了，你少当着别人的面碰他！培养新队长威仪你懂不懂？！”



祁醉烦得要死：“谁当着别人面了？你不会别看？”

卜那那今天心情好，非要跟祁醉抬杠不可：“看看不行？战队你家的啊？”

祁醉笑了：“哎，你最好记住这句话。”

卜那那哼了一声，坐回去单排去了。

祁醉低头留意于炀的神色，发现他没怎么，压低声音笑道：“小哥哥可以啊，现在被摸头都没事儿了？”

于炀局促道：“训练室里，别……”

“别影响新队长威仪，懂了。”祁醉笑笑，起身回到自己机位前了。

于炀深呼吸了下，拿起烟盒和打火机，出了训练室。

他一累了就出门吸烟，大家都习惯了，没人留意。

三楼的露台上，于炀翻着许大伟发给他的短信息。

“于炀，是你吧？能耐了也别不认你爹啊！”

“找你这个号我花了不少钱的，没问题，我打听过了，别装。”

“听说你现在一年赚几千万？你爸爸我还有你妈妈跟你弟弟还吃苦呢！”

“我替你养你妈妈和你弟弟了。”

“不回话？那肯定是你了。”

“你怕不怕我告诉所有人去？你赚这么多钱，让你爹你妈在家饿着。”

于炀默默地看着手机……这个人渣以为自己不知道离婚的事。

许大伟还在不断地发骚扰信息。

“我已经到上海了，我没回去的路费！惹急了我，我打听打听你住哪儿，找你去。”

“我反正是不要脸，你呢？你现在是有头有脸的人了，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吧？”

于炀眸子一凛。

“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你赚这么多钱，不养父母。”

“你怕不怕？我反正就在上海了，我能找到你。”

于炀点上烟。

这个人渣知道自己最在意什么。